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二十八回 鑿通二氣無寒暑 陷入陰陽有死生

詩曰： 閑從萬化想天工，玄奧深微不可窮，
頑石無端能出火，虛空何事忽生風，
大奇日月來還去，最妙冬春始復終，
誰贊誰參都是謊，陰陽二氣有全功。

話說小行者為上善國王打死野狐，迎回太后，方辨明了唐長老不白之冤，倒換關文，辭了國王、太后，依舊西行。唐長老在馬上歡喜道：「這一場是非，我雖受些苦楚，卻喜迎回太后，成此大功，倒結了莫大的善緣。履真呀，實實虧你有此辨才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什麼辨才！不過他以假佛弄太后，我即以假佛弄他，儒者謂之出乎爾者反乎爾，佛家謂之自作自受耳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又走了許多程途。忽一日，又遠遠望見有山阻路。唐長老屢在山中受累，未免有些驚恐，叫聲：「徒弟呀，你看前面又有山了，未知夷險如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條路徑雖也曾走過，卻是雲中往來，實不曾留心細看。是夷是險，連我也不知道，走到前面尋個人問問，方知端的。」唐長老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慢慢的策馬前進。又走過一帶小岡，看見山坳裡一個樵子在那裡斫柴，唐長老勒住馬，叫小行者上前去問。小行者上前行時，但見那樵子：

扁擔沉沉斧不停，須臾砍破滿山青；
若非賴此薪傳去，人世將無絕少形。

小行者看見果是個樵子，便高聲叫道：「老樵，問路。」那樵子回過頭來，看見小行者形容古怪，便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要問往哪裡去的路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是東西南北人，要問你西行的路平也不平？」那樵子隨口答道：

「你要問西行，西行路兒也平也不平。
我們容易走，我看你們有些去不成。」

小行者聽了笑道：「你這樵子說話好糊塗！總是一條路，平就平，不平就不平，你們既容易走，我們怎生就去不成？」那樵子道：「你去走走自然知道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若是走過，方纔不問你了。」樵子見小行者問話兜搭，便不答應，將斧插在腰間，挑起柴來就要走。小行者也不扯他，只將手一指，那擔柴就重有千斤，將那樵子壓跌了一跤。樵子爬起來再要挑時，莫想挑得起，睜起眼睛看著小行者。小行者笑道：「看我怎麼？你說你們容易走，怎不走了去！」那樵子道：「看你這和尚不出，倒會使戲法兒捉弄人，不要取笑，快放我回去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只說明了路怎生就平，怎生就不平？他人怎生容易走，我們怎生就去不成？說得老老實實，我就放你去了；你若不說或說得糊塗，便莫想挑這擔柴了。」那樵子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前面這座山，東邊叫做陽山，西邊叫做陰山，合將來總名叫做陰陽二氣山。陽山上有個陽大王，為人甚是春風和氣。陰山上有個陰大王，為人最是冷落無情。他二人每和合一處，在天地間游行，若遇著喜時便能生人，撞著他怒時便能殺人。我這本地人民知他的性格，百事依順，故路容易走。我看你們形容古怪，情性摟搜，定要與他違拗，故說個路不平去不成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也還賴得過。」樵子道：「既賴得過，放我去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還要問你，這陰、陽二大王有什麼本事？」樵子道：「他的本事大哩！陽大王說天是他一家，陰大王說地是他一族，萬物皆是他生的子孫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又不與他攀親，誰問他的家族子孫？只問他有多大力氣，用甚兵器。」樵子道：「若說他們的力氣，一發怕人。他能鑽天入地，攪海翻江；又能使紅輪不敢暫駐，白月不敢常圓。陽大王使一條三刃火尖槍，刺將來莽匪如一團烈火；陰大王使一條梨花白雪槍，舞開去冷森森似萬丈寒冰。哪個當得起？你們要過此山，除非以禮拜求，隨時順去；若要倚強恃頑與他違拗，便萬萬不能過去。只此便是實話，放我去吧。」小行者聽了點點頭道：「雖替他說些大話，也只是你這裡人膽小，不怪你，去吧。」又將手一指，那樵子便輕輕的將柴挑去了。小行者走回來對唐長老道：「山中妖怪是有兩個，說起來也只平常，不要怕他，我們只走我們的路。」唐長老見小行者如此說，便也放心前進。

原來此山甚闊，東西兩條路都走得。此時正是八、九月時節，唐長老策馬就往東路而行。行不上數里，只覺有些炎熱，又走得半里多路，那炎熱之氣一發難當。唐長老道：「一路來黃花滿地，白雲滿天，象是個深秋光景，怎麼這山前如此炎熱？雖酷暑天亦不過如此！」又走不得幾步，豬八戒與沙彌挑著行李，走得滿身臭汗如雨，忙歇下擔子，解開懷只是喘，喘了半晌，口裡亂嚷道：「去不成，去不成！再走幾步就要熟死哩！」唐長老勒住馬也說道：「果然煩躁難行！」小行者心下疑惑，回頭向西一看，只見那邊天上有些陰雲，便將唐長老的馬牽轉來道：「我們走那邊去。」豬八戒又嚷道：「總是一般的路，還禁得轉來轉去多走哩！」只坐在地下不動身。沙彌見唐長老的馬已牽過西路，只得挑起行李也跟將過去。不期到了西路，清風颯颯，吹得心骨皆涼，忙招手叫豬八戒道：「這邊不熱，快來，快來！」豬八戒聽了，只認做耍他，也不答應，被沙彌叫不過，方慢慢走來。纔走到早已遍體生涼，口分快活，急急往前趕道：「果然涼爽好走。放下行李，待我來挑。」跑不上幾步，漸漸冷氣直沖。忙將衣帶結好，又走不上幾步，一陣陰風直吹得毛骨聳然，再要上前，不覺渾身抖起來；沒奈何只得立住腳看時，只見沙彌已歇下擔子，小行者牽著唐長老的馬已急急的奔回來了。奔到面前看時，唐長老面上已凍得白了的沒些人色。

大家直退回去五、七里方纔定了。唐長老驚，說道：「怎麼一座山東半邊這樣熱，西半邊這樣冷？真利害怕人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方纔問來，這山叫做陰陽二氣山。東半邊屬陽故熱，西半邊屬陰故冷。」唐長老道：「熱又走不得，冷又走不得，卻如之奈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必心焦，我想一山冷熱不齊，定是山澤不能通氣之故，我們只消在山裡通他一個竅兒，包管冷熱就均了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論理雖是如此，只是這等一座大山豈容易通將過去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只不要護短，叫豬八戒幫我去通，包管通將過去。」豬八戒聽了道：「師兄說的話連人氣兒也沒些。這山是天地生成的，哪裡有個人能通得過去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呆兄弟，豈不聞昔時五丁開山。今你的釘耙九個齒釘，比他還多四個，怎倒通不得一個竅兒！」豬八戒笑得打跌道：「師兄原來是個假斯文，五丁是五個力士，怎比起釘耙的釘來？好教書先生！也不怕人聽見害羞。」小行者也笑道：「呆子你曉得什麼？既是五個力士，怎又叫做五丁力士？焉知那五個力士開山不用釘耙！」豬八戒道：「賴是讓你賴，只是文理欠通，這也罷了。只是這等一座大山，從東頭直鋤到西頭，莫說萬無鋤通的道理，就是鋤得通，我替你兩個人，一條棒，一柄耙，連夜不歇工，從小通到頭白，還不知可通得一半哩！師父，到何日方能通去？莫要聽他說鬼話。」唐長老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守拙之言，似乎有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原叫師父不要護短，今手還不曾動，就先護短起，怎做得事來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履真呀，我不是護短，但如此大山要鑿通他，我想來其實費力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有所不知，凡是山川，外雖具重濁之形，實內包天地精明之氣，哪有個不生靈竅之理？只消審形察勢，尋著他的竅脈，一鋤便通了，何須苦費氣力？」唐長老聽了連連點頭。豬八戒方不敢再言，掣出釘耙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快去，快去！」小行者又尋一個穩便處，叫沙彌保護唐長老坐著，方與豬八戒算計道：「我們若要照舊走去，又恐觸他冷熱之氣，莫若跳在空中看定他的竅脈，再下去動手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二人一同跳在半空中山頂上細細觀看，只見那座山周圍旋轉，就象一幅太極圖兒，左邊一帶白，直從右邊勾入中心；右邊一帶黑，直從左邊勾入腹內。小行者看得分明，因對豬八戒道：「你看此山兩邊黑白交鎖，我想，他的竅脈不在當中，就在東西兩旁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山東邊熱，西邊冷，想是東邊的氣通不到西邊，西邊的氣通不到東邊。若要東西相通，你與我還須挖兩旁纔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兄弟說得是，就先從東邊挖挖看。」二人隨落下東邊，細細觀看，見那正東中間一團土色紅蕩蕩，與別處土色不同，便對豬八戒道：「你看此處有些古怪。」豬八戒也看了看道：「果然有些古怪，等我試試看。」就取釘耙照著紅土鋤去。鋤了半晌，鋤去有三、五尺深。再看時，果然是個石竅，鋤下來的土都蒸蒸有熱氣。小行者看了道：「一發是了。」遂叫豬八戒停了耙，卻自將鐵棒伸入竅中去搗，搗

鬆的土又叫豬一戒用釘耙挖出，耙完又搗，搗不多時，早搗了一個空，再用棒進去一攪，卻空落落的竟沒土了。豬一戒見了大喜道：「果然有個竅脈，想是通了，待我鑽進去看看。」正說不完，只見裡面一股熱氣就似火一般沖將出來，□分利害。豬一戒忙閃開身子，吐舌道：「早是不曾鑽進去，若是鑽了進去，一時退不及，豈不被他燒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一味熱還是純陽，這氣還未曾通，想是西頭塞緊了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們就到西頭去鋤。」二人又跳在空中，轉到西邊落下來觀看，果然正西中間也有一圍幾烏黑的土。豬一戒看見知道是了，便也不問，竟提起釘耙去鋤，也鋤有三、五尺深，就叫小行者用棒去搗，搗進去，果也是個石竅，石竅中耙出來的土都冷陰陰就似冰鐵。小行者用棒往竅中攪不多時，忽一陣冷氣沖出來，沖得人毛髮豎。豬一戒道：「竅已挖開，原是東邊熱，西邊冷，照舊氣不相通，卻也沒法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想是正當中還有些阻隔，我與你再去看看。」二人復跳在空中，落到山頂上細細再看，只見正當中黑白交結之處，直立著一個石碑，碑上寫著句道：

左山右澤，於焉閉塞。

億萬千年，陰陽各得。

小行者看了，對一戒道：「你看見麼？此下是了，還不動手！」豬一戒道：「這樣大石碑，怎生弄得他動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只消將半邊土鋤鬆了，他自然會倒，誰要你去動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既是這等不打緊。」遂將釘耙把碑下的土鋤去半邊，那碑腳下前半邊虛了；小行者忙將金箍鐵棒在碑頂上用力一推，那碑腳下的上已是虛的了，早已豁喇一聲仆倒在地。忙叫豬一戒用釘耙將碑下的土泥一頓撥開，忽露出一個大洞來。二人在洞口向下張望，不見動靜。小行者正打算要變化了去審察，忽一聲響亮，先暖烘烘沖出一股熱氣來。熱氣正未散，忽又一聲響，後又寒森森沖起一股冷氣來。二氣交在一處，忽氤氳氳散作一天靈雨。雨過後，便不冷不熱，竟成了一種溫和氣象。豬一戒滿心歡喜道：「哥哥，我想這樣大山既有靈竅，便何止萬萬千千，怎我們只通得這一個，便陰陽二氣已透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豈不聞一竅通時萬竅通。」二人大喜，便一個從東，一個從西，分路走回來，便不覺□分大冷大熱。將這些事報與唐長老知道。唐長老大喜，依舊上馬進山而來。正是：

天心久自人心出，二氣原從一氣分，

早向鴻濛開混沌，聲無可聽臭無聞。

卻說這二氣山的陽大王，雖然好動，卻為人慈善；陰大王雖為人慘刻，卻是好靜，每日在洞中只運神功，為化為育。這一日，陽大王只覺滿身冷氣沖來，陰大王也覺滿身熱氣沖來，俱各大異，因同到山頭來察訪。忽見鎮山碑推倒在地，盡吃一驚道：「什麼人有此力量撞通我山澤之氣？」吩咐群妖四處去查訪。忽幾個來報道：「四山俱無影響，只有東南山腳下有四個和尚，生得古怪怪，一個白面的騎馬，一個長嘴大耳的挑行李，一個尖嘴縮腮的，一個晦氣臉的，前後簇擁而行，如今漸漸進山來了。」陰大王道：「這四個和尚既生得古怪，不消說一定是他了。」陽大王道：「若果是他，須要拿來問罪。」就打算叫人去拿。那幾個報事的小妖又稟道：「小的見那個尖嘴縮腮的和尚，手裡拿著一條棍棒，又長又大，口中吆喝喝，象是個不服善的強遭瘟，眾人恐拿他不來，挫了銳氣，還須二位大王自行為妙。」陰、陽二大王尚未答應，旁邊早惱犯了孤陰、獨陽二位將軍，出來道：「三、四和尚打什麼緊？待末將去擒來就是了，怎要二位大王費力。」陰、陽二大王歡喜道：「快去擒來，等你成功。」二將得令，孤陰忙提刀，獨陽忙綽槍，趕出山前，恰恰望見四個和尚遠遠而來，同趕上前一步攔住，大叫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大膽和尚？怎敢私自推我鎮山碑，撞通山澤之氣，以致陰陽混雜，該得何罪？快快下馬受死，免我老爺們動手。」小行者看見，忙叫豬一戒、沙彌護住唐長老，卻自迎上前道：「你們二人，想是陰陽山差來迎接我唐佛師過山的了？還不跪接，卻這等大呼小叫！」孤陰、獨陽聽了一發大怒道：「好大膽和尚！我奉二位大王之令而來，恐怕錯殺了你，你既不知死活，敢說此大話，這推碑通氣一定是你無疑了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人生天地間宜一團和氣，豈容你一竅不通擅作此炎涼之態？你二人早早回去，叫他速速改過自新，尚可原情輕恕；倘恃頑不改，豈但推碑通氣，連這座山都要掀翻，叫他無處棲身。」孤陰、獨陽聽了，氣得暴跳如雷，便不管好歹，刀槍一齊上。小行者用棒架住道：「你二人就要死也不須如此著急，且說你是甚人？倘無名小子，不要辱了我的金箍鐵棒！」孤陰道：「我說來你不要害怕，我乃孤陰將軍，他乃獨陽將軍，今日陰陽夾攻，你這和尚怕也不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聞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留你這種賊氣在天地間也無用，倒不如待我掃除了吧。」便舉起鐵棒劈面打來。二人刀槍並舉，急架相還，三人在山腳下一場好殺。但見：

孤陰專殺不辜，刀刀欲加和尚頸；獨陽存心最毒，槍尖要刺惡僧胸。惡僧果惡，隔過槍尖還鐵棒；和尚不和，撥開刀刃答金箍。妖怪佔便宜，兩個同心殺一個；僧家真大膽，一人獨力戰雙人。三般兵器，你砍我，我架你，只聞得錚錚鐵響；雙半能人，你奔來，我躍去，但看見莽莽雲飛。和尚以慈善勸人，偏遇著狠妖精專欺慈善；妖精以陰陽害道，恰相逢真和尚不信陰陽。會弄神，會弄鬼，妖精逞二氣良能；不怕天，不怕地，和尚恃一心作主。

兩個妖精只道和尚是善門，好欺負，故誇嘴來拿，不期撞見小行者這惡和尚，兩個殺一個，殺了半日，直殺到滿口生煙，渾身似雨，遮架不住。心下暗暗懊悔道：「早知做和尚的這等惡，不來惹他也罷了。」甚難支架，當不得小行者那條金箍鐵棒就似飛龍一般，只在兩人頭上盤旋。妖精撐持不住，只得一個拖刀，一個曳槍，敗下陣來。小行者笑道：「這樣貨也要到西方路上來做妖怪？饒你去，快快叫陰陽山主來迎接，倘遲了不恭，連你這山都搗成齏粉。」孤陰、獨陽慌慌張張跑回山來，報與陰、陽二大王道：「果有四個和尚，那三個不曾交手；只有一個雷公嘴猴子腮的，與他殺了半日，他使一條金箍鐵棒，也不知有幾萬斤重，□分利害！二將實是擋他不住。」陰大王聽了大怒道：「兩個人拿一個和尚也拿不來，還要替他說大話，長他人之威風，快推出去斬了。」陽大王止住道：「且向他，推碑通氣可是這和尚？」孤陰道：「正是這和尚，他還說不但推碑，還要叫二位大王去迎接，若迎接不恭，連山都要掀翻哩！」陽大王想了想，對著陰二王道：「這和尚既能推碑，又能戰敗二將，自然也是個磨牙的主子，只可智取不可力取。」陰二王道：「怎生智取？」陽二王道：「陰陽二氣已被他穿通了，料熱他不起，凍他也不壞，莫若將陰陽將士就山形排成八卦，引他陷入坎中捉住，豈不省了許多戰鬥！」陰二王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就依計而行。」因號令闔山大小兵將，照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分做八隊，以應八卦之數，七處俱依山帶嶺虛設一旗，使他疑畏；惟西南方死門挖下一個大陷坑，上面鋪得平平，象條大路，四邊埋伏兵將，準備捉人。陰、陽二大王卻自領些老弱兵將擁出山來，迎著他師徒四人道：「來者是何處僧人？快通姓名。」小行者忙上前答應道：「吾師乃東土大唐國差往西天雷音寺見活佛求真解的唐半偈佛師。我乃他大徒弟孫小聖，那挑擔的是二徒弟豬一戒，那牽馬的是三徒弟沙彌。我們一路來仗佛力專要降妖伏怪，與地方除害。你二人想是陰陽山的魔頭了。今日來見我，還是要逞強尋死？還是要改過自新？快說明白了，我好與你處分。」陰、陽二王道：「象你這野和尚，不知高低犯上，又擅自推倒鎮山碑，又唐突我將士，就該拿你去處死；但僧來看佛面，既是佛家弟子，我也不與你一般見識，饒你過去吧。」說完，就領眾妖一齊退入山中去了。

豬一戒見群妖退去，挑起行李就要走。沙彌道：「二師兄且慢！我看這妖精說話未必老實，莫非弄下什麼圈套哄我們人去！」唐長老便勒住馬問小行者道：「致和說話殊覺有理，你怎麼講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也是這等想，但是任他有甚圈套，卻沒個站著不走之理。我們只須分做三隊，叫豬一戒在前開路做前隊；沙彌挑行李跟定師父做中隊，我壓後做後隊。倘妖精有甚動靜，我們首尾相顧，便不怕他了。」大家說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豬一戒就放下行李，掣出釘耙，一路吆喝喝先去開路；沙彌就挑起擔子，跟定著師父的馬緩緩而行，作中隊；小行者自持金箍鐵棒在後頭斷路，一齊奔入山來。豬一戒提著釘耙在前，也不知什麼卦不卦，只揀大路就走。幸喜造化，竟撞入巽方生門，本該一直走出兌方驚門，卻看見這方排列著許多旗幟，路又狹小不平，疑他有人把守，又看見西南上一條大路，甚是寬坦。遂不管好歹，竟望坤方死門而來。沙彌看見豬一戒在前，只得趕著唐長老的馬隨後跟來。正走得興興頭頭，忽聽得前面一聲響亮，原來是豬一戒走得忙，踏斷了陷坑板，跌入陷坑去了，左右撓鉤套索一齊上。沙彌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忙要帶轉唐長老的馬頭，忽兩旁鑽出陰、陽二大王，一條梨花白雪槍，一條三刃火尖槍，兩下刺來。沙彌急放下行李，掣出禪杖抵擋。唐長老已被一伙妖精橫拖倒曳扯下馬來，拿去了。沙彌急要上前去救，又被陰、陽二妖兩條槍緊緊裹住，只得苦死把禪杖

支撐。正難擺布，幸得小行者後隊已到，看見沙彌被二妖圍住，忙提棒上前大叫道：「沙弟勿慌！我來也。」陰、陽二妖看見，各分頭迎敵。此時，眾妖已將唐長老、豬八戒、行李、馬匹拿入洞中，捆縛好了，曉得二大王廝殺，遂一陣都來相助。小行者與沙彌戰了半晌，看見山場窄狹，不好施展，妖精人多，恐怕失利，因虛晃一棒，大家走了。正是：

一心自恃可通神，不料陰陽會弄人；

怪道圓虛不如實，有時假處勝於真。

陰、陽二大王看見小行者與沙彌敗陣走了，也不追趕，竟自回洞，坐在二氣府大殿上，叫綁過唐長老與豬八戒來，跪在當面。陽大王先問道：「你們既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過路僧人，自當走你的路，為何私自推倒鎮山碑擅通山澤之氣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只為大王陰陽不肯和同，以致亢陽與亢陰東西兩路作災，阻住貧僧不能前進，故小徒一時慈悲，推倒此碑，使陰陽相和，不獨為地方萬世之利，亦於二位大王有補救之功，不知二位大王何故反設陷阱害人！」陽大王聽了大笑道：「陰陽二氣乃我二人生殺之權，都似這等被你穿通和合，有生無殺，豈不叫我二人皆做無用之物了！」唐長老道：「無用正乃二位大王之大用，若必以有用顯能，則不為正氣而為妖氣，竊為大王不取也。」陰大王聽了大怒道：「好大膽和尚！不說他擅通山澤罪該萬死，反花言巧語譏刺我們，這樣妖僧留他何用？快將這兩個和尚拿去殺了吧。」眾妖聽了，啞一聲喊就來動手。正是：

慢道久修心似佛，誰知到此命如雞！

不知陰、陽二大王要殺唐長老與豬八戒怎生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